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軍務 英雄聽勸骨肉團圓

且說鍾雄聽智爺滔滔不斷的言語，這才知道三天的工夫連兒帶女受了無限的苦處，寨中也是大亂。這時要是自己一人在山，萬不至如此。自己回頭一想，如同一場春夢，糊糊塗塗的。難得智賢弟這般誠實，大眾全跪下，一口同音勸降。鍾雄說：「智賢弟，你為我可不是容易，心機使碎，晝夜的勤勞，可見你是鍾氏門中大大的恩人了。頭一件，祖父墳塋保守住了，祖父屍骨不能拋棄於外。第二件，大宋的洪福齊天，君山一破，玉石皆焚。第三件，救了你這一對姪男女。他們本是絕處逢生，多蒙賢弟保住鍾氏門中一條根苗，銘刻肺腑，永不敢忘。」隨說著話，鍾雄早已跪下了，說：「眾位老爺們，也有識認的，也有不識認的，我一介草民，叛君反國，身居大寨，已該萬死，萬死猶輕。如今眾位必是看在我智賢弟的分上，不肯將我凌遲處死，怎麼反與我罪人行禮，我如何擔當的起？我今降了大宋，倘若口是心非，我必死在亂刀之下。」大眾一口同音說：「言重了。」大家同起，哈哈一笑。

蔣四爺說：「知時務者，呼為俊傑。」智爺說：「給你們見見，這是蔣四老爺，這是我盟兄。」對施一禮。鍾雄說：「多蒙大人恩施格外。」蔣爺說：「有過能改，就是英雄。」所有沒見過者，挨次都給見了一回。武國南過來給寨主磕頭。智爺說：「不宜遲，早些回山，省的我嫂嫂提心吊膽。」智爺說：「咱們誰送回山？」盧爺、徐爺、蔣爺、展爺、智爺、艾虎、北俠、雙俠都願意送寨主回山。鍾雄說：「我已是降了，怎麼還叫我寨主哥哥呢？」智爺說：「你雖然是降了，君山的錢糧浩大，你此時雖降了大宋，大人也不能供山上的用度，總得聽旨後由那裡撥糧餉。暫且回山，仍稱寨主，千萬別教王府知曉；他若知曉，豈肯再供糧餉？哥哥，你若回山，不教寨主、嘍兵揚言此事，你可壓令得住，壓令不住？壓不住，公然不提。」鍾雄說：「壓令的住。我若不說，不瞞味賢弟的好意。」智爺說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急早回山。」鍾雄說：「咱們回山，把你姪男女留在此處，然後再接他們來。」智爺說：「哥哥多此一舉，你不是那反覆無常的小人。你把姪男女寄在這裡，以作押帳，這是何苦？若是怕你，還不叫你回山哪！教我嫂嫂早見兒女，早歡喜歡喜。」說畢，叫武國南背了公子，小姐到後面辭了路魯氏，仍是上馬。不去的，送出門來；送寨主的，一同前往。

智爺用手一指說：「哥哥，可別叫他趙蘭弟了。」鍾雄說：「怎麼？」智爺說：「此人松江府墨花村，姓丁雙名兆蕙。」鍾雄說：「是雙俠呀！怎麼不說真名姓哪？」

智爺說：「誠心冤你。南俠、北俠、雙俠皆投降，你不吃疑麼？那時被你看破，就沒有今日了。」寨主說：「你真乃高才。」隨說隨走，就到了飛雲關下。鍾雄說道：「嘍兵聽真，疾速報與眾寨主得知，如今被我智賢弟勸說歸降大宋。」智爺說：「哥哥有什麼話，到裡邊承運殿再說不遲。」少刻間，壓山探海，全山的寨主、嘍兵，俱都前來迎接寨主，跪了一片，給寨主道驚道喜。然後如眾星捧月一般，圍護著寨主，走早八寨進寨柵門，奔承運殿。

寨主走了三天，山中亂了三天。謝充、謝勇在後寨，等到紅日東升，才見婆子出來，疾忙過來一問，才知道夫人早將智爺放走。二人嚇了一跳，自己把自己綁上，到承運殿請罪。眾人也不肯結果他的性命，只可與他鬆綁。渾人們說：「不教他說話好不好？他也不能走了。寨主盡都教他哄信了，何況夫人？」你言我語，整亂了三天。這天報寨主回山，大家迎接入承運殿。

智爺拉馬奔後寨，至後宅門，叫國南放下公子，攙了小姐，拴了馬匹，不多時，裡面婆子出來，請智爺同國南帶公子小姐進去。來到階台石下，早見夫人出來迎接，智爺行禮說：「小弟智化，與嫂嫂叩頭。」夫人說：「智五弟免禮。」智爺說：「小弟蒙嫂嫂不肯殺害，恩施格外，總算嫂嫂有容人的識量，若不是小弟逃走，我這一對姪男女也是身逢橫禍。如今將我寨主哥哥勸說降了大宋，送回君山。我將姪男女交與嫂嫂，我還得同我寨主哥哥辦承運殿中大事哪！」姜氏說：「智賢弟，也不在你寨主哥哥喜愛交友。交遍天下友，知心有幾人？你是鍾氏門中大大的恩人。請上，應受為嫂一禮才是。」智爺說：「不敢！折罪死小弟了。」姜氏叫亞男、鍾麟，與智爺叩了頭。智爺告辭出來。

姜氏許持百日之齋，滿門焚香，大謝上蒼，暫且不表。

單提的是智爺，來到承運殿，寨主說：「正然等候智賢弟一同吃酒。」智爺說：「別忙，你可對大眾說明降宋大事。」鍾雄說：「被你一攔，我也不敢往下再說了。」

智爺說：「這可說罷。眾位，我替寨主說。寨主如今教我姓智的同眾校護衛老爺們，勸說歸降大宋。你們大眾連嘍兵等，若要願降，一並歸降大宋；如不願降，請為一言，或投親，或投故，或歸原籍，或投王府，給你們預備盤纏，請早離君山。」言還未畢，見徐慶、艾虎每人抗頂一人，倒捆二臂，進門來摔於就地。三爺說：「拿來了兩個。」大眾一瞅，原來是賽尉遲祝英，還有他個從人。

你道什麼緣故？是智爺在飛雲關說出歸降的言語，就知此話說早了，準知祝英不降，他是王爺的眼目，因走在蚰蜒小路口，就把三爺、艾虎留下，說：「要有個黑臉大身軀使鞭的見著，就拿奔承運殿。」果然是祝英一聽寨主降宋，帶了他的從人，提了鞭，從丹鳳橋北穿蚰蜒小路出山，給王府送信。將進蚰蜒路不到半里，遇一人要他的買路金銀。

祝英說：「好大膽！在這裡斷道。」就是一鞭。艾虎一閃，祝英早教三爺由石後躡將出來，一腳踢了個跟斗。艾虎過來就捆。從人一跑，也教三爺一腳踢了個跟斗，牢縛二臂。

每人抗起一人，直奔承運殿。路上嘍兵誰敢攔阻？到承運殿摔於就地。

智爺過來解開祝英，說：「我家寨主降了大宋，不怕你不降，不犯偷跑。」祝英說：「我受王爺的厚恩，我就知報效，我不知什麼叫大宋。『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豈嫁二夫？』如今被捉，速求一死。你們還是殺了我，若是放了我，我就去上王府送信。」智爺微微的冷笑，說：「原要借你口中言語，教奸王知道。疾速去罷！」把個鍾雄嚇了二目發直，直穀穀的瞅著智爺，又不敢說話，又猜不著智爺是什麼主意，自思：「祝英上王府一送信，大事全壞。」祝英說：「這可是你的主意，不殺我呀！我可要走了。」智爺說：「請罷！」剛一轉臉，智爺瞅著北俠的刀，一扭嘴。北俠就領會了他的意見，把刀一亮，「嗖」的一聲，一個箭步趕到祝英背後，「磕噓」一聲，把祝英劈為兩瓣，「咕咚咕咚」撲於地上，紅光崩現。大號一聲說：「那位不願意降，快些說來！」

大伙一口同音，齊說：「願降！」又聽見「撲哧」一聲，原來是艾虎把那個從人殺了。

蔣爺暗道：「黑狐狸真壞，假手殺人。」鍾雄說：「智賢弟，這是什麼意見？既把他放了，怎麼又把他殺了？」智爺說：「他是個渾人，要是傳令丹鳳橋下梟首，他明知他活不了，他要破口大罵，咱們也是白白的聽著，不如這麼打發他回去省事。」鍾雄說：「我不及賢弟多矣。將屍屍搭將出去。」將屍搭出，用灰上掩埋血跡，然後大排宴筵。

嘍兵各有賞賜。

酒過三巡，智爺說：「哥哥，君山的花名寫清，好給大人送去。」盧大爺說：「我去送去。我正想二弟哪！」三爺說：「我同哥哥一路前往。」盧爺點頭。寨主派書手抄寫花名。智爺說：「這可得了，把哥哥你的事辦完，我們要破銅網了。」鍾雄說：「什麼？誰破銅網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們大眾。」寨主搖著頭說：「不易呀！不容易！你知道總弦在那裡？副弦在那裡？就是有寶刀寶劍，也不易破。你們知道什麼人擺的？」蔣爺說：「是雷英。」鍾雄說：「不是。」畢竟不知他說出是誰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